

## 越 家 洋 書

~~~~~ 渾 然 ~~~~~

姊姊：

你一再「調侃」我年餘來的「沉寂暗啞」，你又一再提起從前擁被深談的種種，我難道不明白你是在責怪我這麼些日子來的疏於提筆！你可知我好幾次濡筆鋪紙，結果是廢然而嘆。我何嘗不可說些身邊瑣事讓你解頤一笑，拿些不關痛癢的話搏你一臻，只是你我之間的靈犀相通，為何要讓他如此鄉愿式地被玷辱呢？目前的我該是感受性最強烈的時刻，宇宙的「意義」徒然倍增起來，我的「應接不暇」你大概也能猜度得出吧？

除了隨「成長」與「蛻變」俱來的負荷，我更有許多糾纏難解的謎團。錯誤的過去，矛盾的現在，迷惘的未來，「何時我也能乘桴浮於海，隨滾滾江水以東逝！」（這當然是午夜夢迴的癡想。）輾轉不寐，清晨淚痕，與人前「滿面春風」的矯情，我都如此戲劇化地一再搬演了。好多次心中壓力大，我披衣而起想向你一訴衷腸。可是，可是，「迷惘」、「失落」、「沒有根」成了這麼時髦的玩意，我稚不願鐫刻上滿頁的淒迷怨尤，讓你心憂。更何況尼采所言「痛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這話總常在我的耳際迴響。我也怕這支揮灑自如的筆會一誤再誤他把我點染成一個多愁善感，佯嘆作喜的女孩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只欣賞深沉的，醇厚的或者是，驚濤駭浪般的感情。濃霧如許，不知身在何山何嶽，鬼魅魍魎，不知何處明鏡高懸。所幸我性格深處的熱切與倔強在此時發揮了他們的力量。我沒有與自我妥協，我不曾得過且過地屍行度日，有時不免一賦歸去來辭，而我的心志始終總在天際雲端。從童騷式的樂觀，從志大言大的狂狷少年，經歷了幾番風雨駭霜，雖然，迷惑徬徨還是常襲心頭，至少我已能從容的舉步，安詳地審度。這是我終於敢在今天應你之命「一抒心曲」的原因。

姊姊，下面是我一年來的一些散筆雜記。文中如有掩抑含糊的地方，慧心如你，知我如你，當不難揣度言所未盡之處。我從不醉心於「無所不談，無所不知」的酒店派哲學家，不過在你面前，且讓我不知「天高地厚」一番吧！

『我欲在紛雜的生之定義中檢視，然後選取那最令我甘之如飴的做為依歸，然而，正如廣廈巨室，曲檻迴廊的不能期之於野鄙工匠，幼稚如我，又是否能够洞燭機先，經營自我呢？

我曾詠歎雲霞孤鶩，我也曾談心說性而自喜不已，

究其實，只不過是無意識的模仿，一種浮光躍金般的投影吧了，「成長」是件苦樂兼之的事。整個原本和諧真誠，有本有圖的世界忽然湮滅了，國家、家庭、道德、理性、這些鮮明崇高的意念，我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一些拾人牙慧的學語。何處是我生死以之的真誠！

記得漫步於山光嵐影中，我永遠有漫步於歷史，漫步於時間之流的感覺。水牛橫臥也能牽連起一個古銅色的歲月，一些「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詩篇。然而，我只是一大堆歷史因陳的投影嗎？我只是游疑不定的人我關係下的相對物嗎？在滿園夕照中，吸引我的不再是半牆紫藤，像是「我」。

我讀莊子。「子非魚，子安知魚之樂耶？」「子非我，子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這是何等無所依傍，拔空而立的「自我」。我讀老子，「不落言詮」的說法深獲我心，然而我仍急于明白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歷史演進的軌迹能全操諸人類的理性嗎？此軌迹是否會茫無目的指向渺不可知的未來？

胡適先生介紹到中國來的實驗主義是一種積極務實的人生態度。對哲學、神學中虛幻飄渺之流最無情的指責與反動，那種閨中肆外的言論的確折服我，但是我不能全然贊同端重實效的方法論，我覺得這種學說似乎把人的性靈、冥想扼殺了。把人生變得精確並沒有錯，只是價值界的事真能用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來處理而盡得其「真」嗎？

經由報章雜誌的介紹，我接觸了反理性，反宗教、反道德的存在主義大師卡繆·沙特及他們的著他，『宇宙是無知，人生是笑話；紛紛擾擾，只不過是在無邊的虛無中擺出強硬的姿態而已。世間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我驚慌失措得像受到最嚴苛的斥責。

且把這一切拋開吧！退後一步也許就是海闊天空，魚躍鸞飛之境呢！

我沒有找到一個具體而明確的解答，不過，這無不意味著整個追尋的過程都白廢了。在此關頭，我難道不應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信念嗎？我願，信賴生命自肅其莊嚴性，「我」更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最終的解答揭示前沒有任何人有權力侈言「虛無」。我正自該有鐵肩擔道義與捨我其誰的襟抱，構築起一個平正通達，恢宏開朗的人生體系。「過盡千帆皆不是」，盲目追尋的結果，我永遠能在中國源遠流長的中庸哲學與人本主義，人文思想中，獲得豐饒的信心與充溢的力量。「流水不腐

，戶樞不蠹。」只要我仍希望，仍追求，就永遠能感受到活潑跳躍的生機。更何況，在良師益友的扶持下，這世界原本是處處飛花的？

姊姊：年餘來發生在我身邊的事很多，物換星移，往事皆成記省，只因我自覺無欺，所以始終能自豪而不悲戚，詳細始末我願待黃花已老，羅裙仍綠之時再細訴原委！

十九歲生日那幾天，我「奢侈」地穿上你那件紅色鑲白的洋裝，我想對過去做個「戲劇性」的告別。我常是容易激動的。從今以往我想用一種冷漠傲慢的態度來對待桀敖不馴的「情緒」，讓「她」永遠不得興風作浪，讓她永遠雌伏在我的意志之下。同學間有人似乎天賦「白雲舒卷」般的性格，我常祈求自己也能有淡泊致遠的風采。我與生俱來的「熱切」不易移易，希望這一份「熱切」能蘊育成赤子之心，初憤之志，而不是跋扈與淺薄。

姊姊，現在談談妳信中的人物吧！鳳的飄灑俊逸，徐的誠篤務實，陳的穩練沉毅，我能從你的描繪中略見一二。純明良善，美麗敏慧如你，原是值得永浴幸福之中的，你叫我指點一下迷津，我好惶恐哦！在我看來，仍以用心之誠為主。「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你就先做一番「金石」試試看吧。記得妳上大學初次燙頭髮，我覺得你背叛我了，氣得不想和你說話。「我」的姊姊怎麼可以學那些庸俗脂粉呢？現在我才發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能「力挽狂瀾」得起來的。譬如說：別人要讓你 first 的時候，你真是不能不 first 一番呢！

班上五位女生，都是胸襟豁達的奇女子。四十位男生，到今天我才發覺相當知書達禮，尤其是他們合唱起來，常讓我覺得中華文化復興有望（一笑）。開學之初，我學會了一百零一種看見人裝做沒有看見的方法，以後有空再傳授給你。記得第一次到陽明山郊遊，陽明山上梅白如夢，楓紅深淺，我玩賞得十分「努力」，十分「勉強」。後來我決定了「胸中掃開三層甲，言語方覺有味，面上拂去五斗塵，眉目方無可憎」，第二次內外雙溪之遊我就完全放開了。明年步入成人階段一二十歲，姊姊，我希望變得勇敢些，踏踏實實地站在自己雙足之上，只是，斧鑿未利，臂力薄弱，我還是不能不依賴你的安慰、鼓勵！

最後，我有一個常縈於心的問題問你。身為女孩可不可以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心志表現於言行之上，這常是令我迷惑的。我企慕民胞物與的襟懷，對我更有「斯民者，三代之所以直道而下者也」的信任，這份「信任」有時給我帶來無謂的麻煩與誤解。你知我最深，能否幫我剖析一番今後的行為指向！

書被催成墨未濃，餘言留待下封信了。致上深深的祝福

妹妹上 三月二日

姊姊：

兩封信我都收到了，在書房裡展讀，情緒又是久久不能平息，有時桌前獨自兀坐，我覺得隨時會凍死椅上。兩封綠色郵簡，帶來了一室春風麗日。姊姊，如果暑假回國花費時間、金錢不多，你就快點辦理各項手續吧。我積蓄了一箱子的錢，足夠應付從松山機場到家裡的計程車費。

姊姊，你問我最近心情如何，我不知怎地又覺得難於回答了。這一刻大徹大悟，下一秒又覺迷糊一團，這一刻以天下自許，下一秒又覺荏弱不堪。而困擾我最大的，莫過於神與人的問題。

「勞苦重擔，天父為我承擔」，只是，這個理由不夠好，為了這個理由來接納上主，跟窮人的趨炎附勢有什麼兩樣！

人生向有罪，基督寶血洗清了人的罪，「信我者必得永生」，這又跟深植我腦海中的性本善的信念大相逕庭。

尤其是，翻開聖經，入目皆是洋文洋俗。而我多麼容易醉心於青燈黃卷，香煙裊繞，暮鼓晨鐘的氣氛，我又曾多麼耽於中國古籍中，一些有關跣足瘋僧，癲頭和尚的脫略文字，所以，甫與「上帝」接觸，我就岸然的宣稱，上帝在十九世紀固然已經死亡，上帝在二十世紀更是屍骨無存。

這是我上大學前一直信服的，這也是我寧願上友老莊，近結杜沙，而將聖經束之高閣的原因。

可是這種基於人本思想的信念給我帶來了什麼呢？何秀煌在。與一之間告訴我，要追究宇宙間有無絕對真理是毫無意義的；價值概念則是人為的，人定的，他能因此而積極達觀地從事於一系列趨近於一（圓滿）的追尋與努力，他能因此信念而產生對知識、理性的極端尊崇我却不能。我欽服他的對學術所抱真誠純正態度，對人生所抱熱忱態度。可是我不能不懷疑造成他這一系列信念的理由够不够充分。

當我將信將疑拿起存在主義大師的著作，又滿腹狐疑地廢然扔開它們。當我向內看，向裡看，想要剖析自己，當我想要全盤信賴「功利主義」的論點；我却越來越發覺人類不能愚昧地自信，而我則連「謙遜地自信」也辦不到。

所以，姊姊，心靈上，理智上，我感覺到的是我有點怯於面對的問題。十餘年來所累積的知、情、感原本是如此錯綜交疊，如果要我正視而加以通盤檢查，真正需要多麼洞析明察的智慧。而在這時候，有人告訴我，「信主是一件很難的事，同時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姊姊：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給我帶來的影響真是十分深厚的。月餘來我試著祈禱，試著不要以我本有的種種信念為基礎來「探測」，來「丈量」上帝的「意義」、「價值」、「長」、「寬」、「厚」。這在最初是極困

難的。困難不發生在傳道士向你傳道的時候，困難不發生在同學討論的時候，困難在於小室獨處，凝神默想的時候。你願考察自己，還是願一無所私，一無所思地完全讓上帝來考察你。我原本願意做個所謂「開明」的基督徒。現在發覺，你要麼是個基督徒，要麼不是，這是絕對沒有什麼「不偏不倚，允執厥中」的路綫好遵循。

姊姊，你能給我點忠告善導嗎？

至於，我上封信不曾明言的事，請不要再追問了，好嗎？總有一天，當我也涵養成一份蘊藉與成熟，那麼，清風明月之中，往事盡付笑談，豈不愜意。

祝福你

妹妹 五月



盼望著，回家過年了；驚悸著，期考過去了。

狂歡中，學期開始了；茫然中，春天又到了！

在沒進台大前，由道聽塗說聽到的台大生活，真是如神仙一般。尤其在一些撮不上大學的「當代名作家」的筆下，更把大學描寫成「烏托邦」一樣：什麼上不上課悉聽尊便；又校景的靜態多美，動態又多美；春夏秋冬的變換，更是季季分明。起先是糊里糊塗有福不會享，漸漸由同學間的切磋琢磨也摸到點門徑了。尤其我們這些飄泊在外的「異鄉人」，由尅飯到沒事「挑兩桿」（打彈子）；沒課到「暗室」（電影院）研究光學或電子學（電視）；再要口袋稍為麥克一點去尅他一頓火鍋，想仙人也不過如此吧！而在熟能生巧之餘推出一兩條「司諾克碰撞定律」也權為一樂，但一旦「陳蔡絕糧」，山窮水盡，又不能在「時空」上煮字療飢，就只得視作「花無百日紅」熬過算了。另外用「台大」名義去找家教、找房子、看電影、坐指南，倒是還蠻兜得轉的，一年的努力還算沒白費啊！

近來在校內報紙上常看到有些文章總有意無意在小地方提上一句「物理」如何如何，大有對此道不甚了解而又不屑了解的意味。而以我們搞此行的看他們那些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國濟世之偉文有如螞蟻看打雷，但覺如雷貫耳，茫然畏服。而在最近盛行的間諜片、偵探片中，也常穿插一位科學家一常是物理學家。這批物理學家被描寫成貪財、愚昧、被捉弄、見利忘義、在淫威之下為一些惡人或魔鬼黨製原子武器、殺人利器（如雷射、死光!!），而最後總是不得好死。

現在各科交習題大為盛行，不禁想到抄習題答案是從小學到大學的共同必修科——幼稚園我沒念，不曉得。而求得習題的答案也有等第；功力最深的當然是自己作；其次把稍有疑難之處問老師或同學；再其次看看人家作的就懂了而且記得了，不必筆之於書；再下一等是看完了抄下來，或邊看邊抄；再低一級是抄完再看；然後，抄完看不懂；再，抄而不看；最後是不抄、不聞、不問，可謂「入室」矣！

一年半來，書雖看得不多，却也稍微體會些物理學家寫書的術語、行話。舉些例，如：

It will be left as a problem for the reader to show that.....

The reader can show himself .....

It can be reduced to.....

.....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這些大概比本班或本系流行的口頭禪如：空洞、抽象、昏倒、斃等的縱深（時間上言）橫寬（地域上言）要久遠些罷！

聽說電磁學是一門相當重要的學科，它的 trick 也很多，最 Universal 的一種拿手好戲可算是：莫名其妙的生一式，然後用 Vector formula 把它拆開成二項的和，再 assign 其中一項為零，再……上學期大談「空洞」（cavity），下學期則大講「破觀念」（pole）！而電學實驗更抽象了，有時儀器全接好了，按下 switch，Galvanometer 硬是一動也不動。這時就得拿出看家本領來一敲敲打打。別看這雕蟲小技，常是能求出 data 的不二法門。不過我覺得我們電學實驗室雖沒有上次在科學館電子工業展覽見到的一個如高級袖珍收音電唱機的美侖美奐的 Universal Bridge 之類的東西，但這種三級修護的訓練比之接線生似的實驗也有些額外的收穫哩！

在臺灣的大物理學家雖不很多，但精通通俗科學的業餘物理學家却如車載斗量。理論方面如以易經八卦解釋相對論、量子論……又佛經或古代某某學說與今日物理某大學說不謀而合等等。實用方面如前年女人流行的綢皮長外套不就是「太空衣」的改進品嗎？又如迄今仍為女人寵物的原子褲；再加上早就有的原子燙髮、原子筆等，好多 Atomic Compound 啊！